



逯 斐 著

青春的光辉

青 春 的 光 輝

遼 斐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20號)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87 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書号 141 字數 98,000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5 $\frac{7}{16}$ 插頁 2

195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3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

印數 45621—50000 册

定價(元) 0.47 元

統一書号: 10020·141

定 价: 0.47 元

目次

早晨·····	一
小大夫·····	一五
青春的光輝·····	三七
英雄的詩·····	三七
一個願望·····	三七
爲了祖國·····	八〇
我又一次站在牡丹峯上·····	八六
蘋果·····	九一
提煉·····	一〇三
小春和陳頭·····	一三七
兄弟倆·····	一六二
後記·····	一七二

早晨

王耀梅一覺醒來，已是黃昏了。

昨天夜裏，她站在十字路口，揮着小紅十字旗，迎接二十多輛救護車，車原說是半夜兩點到達野戰醫院，因為下了雨，路很泥濘，敵機又瘋狂掃射，傷員車陸陸續續地奔來，直到天亮才到齊。因這，王耀梅也直忙到中午才睡下。現在跳下床，正坐在土洞門口，費勁地梳理着那半乾不濕的辮子。

『王耀梅！王耀梅！護士長叫你馬上到辦公室去！』

王耀梅聽見通訊員叫她，急忙把辮子盤進了軍帽，拔腳就朝門外走去。

土洞外是一條曲折的山溝。平時，在這樣的黃昏，白晝值班的護士和醫生們，會在這兒散步、唱歌；或去摘野花野果；或到溪邊洗頭、洗衣服；或東一簇西一堆地搶讀從祖國來的信和報紙；或在那邊廣場上打球……但今天，只有歸巢的鳥羣在呱呱喳喳，什麼人聲也沒有。同志們到哪兒去了呢？王耀梅就在自己安睡的時間，發生了什麼事，就更着急地奔向辦公室去。

辦公室原先是老百姓的牲口棚，四面沒有牆，當地的里委員會把這屋子騰給野戰醫院後，護士們就把棉被掛在四邊，又擋風又防空，變成一間很漂亮的辦公室。王耀梅帶跑帶跳地進了辦公室，屋子裏也是靜悄悄地，只有護士長一個人在那裏。護士長見她進來，馬上放下手裏的藥方，走到軟牆邊，取下傷員的病歷登記表，放在王耀梅的面前。王耀梅不知所以地望着護士長沉思的臉。

昨天下來的傷員，使醫院裏所有的人，都緊張地忙起來了。醫生和護士們，到現在還沒有離開手術室。剛才主治醫生來了吩咐，要三個專門護士到重病房去。護士長調配了很久，才抽出兩個護士，剩下三十二號病房，還沒很好安排出人來。

今早指導員對護士長談到王耀梅，說她昨天雨夜接車，很負責，很耐心，這樣的工作，對王耀梅來說，並不是很容易的，但王耀梅迫切要求擔任正式的護理工作。護士長知道王耀梅是個熱情而富於幻想的孩子，總希望自己能成了不起的英雄。但怎麼做去呢？不知道。只要她自以爲是對的，她什麼也不怕的做去。如剛來朝鮮那陣，正是秋季發洪水的時候，行軍時，她似乎比什麼人都老練，搶着幫這個揩東西，幫那個拿藥包，到處聽到她的笑聲，到處看到她活潑的影子。可是一到醫院強調正規化，她的跳動式的工作作風受到指摘時，她就苦悶下來了，但她仍幫伙房上山砍柴，來消磨她的業餘時間。

有一次她到病房去，見傷員生褥瘡，躺在硬硬的布褥子上，磨擦得很痛苦，她悄悄地把自己的舊棉軍裝拆了，洗淨了，替傷員做漏空的圓墊子，使傷員的瘡傷懸空、通風。不和褥子磨擦。褥子保持了清潔，褥瘡也容易生新肌肉，這是件轟動全院的好事。但她沒有得到上級同意，把軍裝拆了，却犯了錯誤，給了她紀律處分，要她在洗綳帶房工作。她不能認識到這工作的重要，曾一個勁的要求到前方去，上級沒批准她，就更不安心。

現在王耀梅接車後，她要求做正式護士的工作，護士長和指導員都認為：幻想要在實際工作中來鍛鍊，才能變得更切實，但如果她做她不能做的工作，那對她有什麼用呢？因這，護士長才把她叫來。

護士長一邊穿工作服，一邊凝視着這個女孩子，像要洞察她的心靈那樣，希望從那扁圓的小臉上，找到可以信託的根據。

王耀梅被護士長看得有點不好意思了。她逃避了護士長的眼睛，把散落在軍帽外的頭髮，向帽子裏塞，又從胳膊下偷偷地看護士長的表情。她迫切希望知道為什麼叫自己？她記起昨夜站在十字路口的情形——雨大一陣、小一陣地淅淅瀝瀝下個不停，她頂着棉衣站在樹下，睜大了眼睛，盯着遠方。突然，汽車燈像一串夜明珠那樣亮了，飛來了，她舉着旗子，車却擦一下飛過去了。公路寂寞地躺在黑暗裏，她就輕輕地哼着歌，

有時有的車看到這旗子，就即刻煞住車，司機伸出頭來，打問一聲，又拍一下把門關上，跟着她的旗子，把車拐到狹仄的小路上來……。夜風打着她，雨淋着她，而她被這種工作的愉快和興奮溫暖着，她開始強烈地感到工作的責任心。想到這，她昂着頭，由於得意，眼睛睜縫起來了。

『昨天工作得怎麼樣？』

『好！太好了，我高興做這樣的工作！』

『睡够了麼？』

『足足睡了七個鐘頭，睡得真香！』

護士長從這滿臉紅光的臉上，找到了滿意的答覆。

『那好吧！你今天到三十二號去值班。唔！你先看看病歷吧。』

三十二號，那屋子離開所有的病房，在僻靜的溝底。要有十分危急的傷員，才住到那裏去。

王耀梅開始感到肩頭上有了份量，馬上緊張地翻閱病歷表——

……重傷員，劉平生，二十八歲，炊事班長，身中子彈和彈片七處，動過手術兩次，子彈已取出，現呼吸困難……

她看完病歷表，她那平時活潑甚至有點淘氣的眼神，完全消失了。她聽見護士長慎重而溫和的說話聲：

『要注意他呼吸的變化，千萬不能讓他的呼吸被痰淤塞了……你可不能睡着呀！』王耀梅在護士訓練班畢業後，跟手術隊到了朝鮮，被分派到野戰醫院，已經有三個月了，還沒有接受過像今天這樣的任務，甚至還沒到普通病房值過夜班。想不到連着兩天，給了自己任務。她覺得領導上對自己有了信任，把自己當真正的護士使用了。她從心眼裏笑起，恨不得鑽到護士長的懷裏去。但她臉一紅，却像大人似的，更高昂着頭走出辦公室。

一路上，從病房藥房出來的同伴們，都用驚奇的眼光看着她。有的問她幹什麼去，王耀梅馬上朗聲地回答道：

『到三十二號去呀！』聲音裏帶着掩不住的驕傲。

在溝底，一所茅屋，站在密密的松林下。護士長走到松林口，就停止了脚步，轉過身來，把手搭在王耀梅的肩上，又輕聲地囑咐了一遍護理傷員應注意的事項，然後握着王耀梅冰涼的手，說：

『你穿這點點衣服不行吧？晚上不冷嗎？』

『不要緊，我身體棒着呢！』王耀梅說着，緊緊地握着護士長的手，直握到護士長皺眉頭為止。

『這孩子！』護士長在她鬆手後說，『真有勁！』

兩人相對笑着，才悄悄地一同走入病房。

屋裏光線很弱，剛一進去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只聽見一陣沉重的喘息。一忽兒以後，才見病人的兩隻眼睛在閃動，在觀看伸在被子外的手，像個嬰孩玩自己的手那樣。

王耀梅默默地看着護士長把燈點亮了，她蹲在病床前，對傷員微笑着，輕輕地摸着他的額頭，又把傷員的手放到被子裏去，她細緻地察看和弄正石膏綑帶，輕輕地問：

『你覺得怎麼樣？』

重傷員劉平生搖搖頭，很艱難地說：

『我……要很快回前方去……你知道，我的任務……』剛說着，便引起一陣激烈的喘咳。護士長阻止了對方的說話，急急地給他服藥，並把被子給蓋好。她站起來，看看窗戶上的防空帘怎麼樣，放下門帘後防空是否嚴實……

王耀梅知道護士長是一個失去丈夫的妻子，遠離了兩個孩子的母親，平時工作又繁重，使她變得蒼老和沉默。現在在這兒工作着，却容光煥發，顯得年輕多了。

護士長走了，王耀梅獨自坐在重傷員劉平生床前，爲了使傷員睡得更好，她把射向傷員臉上的燭光擋住了，半間屋子裏都是昏暗的。只聽到負傷的人微弱的喘息和自己的心跳。時間緩慢地在爬過去。王耀梅感到多麼寂寞，多麼需要講點什麼呀……

『王耀梅同志！』司藥同志在門外輕輕地喊她。她急急地走到門外，接過吸痰器和藥，正要轉身回屋子時，司藥拉住了她，說：

『使用吸痰器可得小心呀，吸痰器有毛病，別太使勁了，好的明天才能領回來。瞧！這倒霉的雨，又下起來了。』

王耀梅真想再給司藥說些什麼，司藥卻沒入迷濛的夜雨裏了。

夜深了，風吹得門帘直拍打，一下子把燭光吹滅了。閃光彈的亮光又從隙縫裏照進來。王耀梅急借這光亮，把手電筒拿到手裏，但不想即刻把燭點上。……遠處，防空槍聲突然像爆豆似的響着，一忽兒又安靜得只有雨點和松枝的細語聲了。

王耀梅睜大着眼睛，在黑暗中向劉平生躺的地方搜索着。她豎着耳朵，諦聽着每個細小的動作，可是什麼動靜也沒有。寂寞和困倦襲來了，不時打着呵欠，但她立即振作着自己，站起來，伸伸懶腰，又坐下來。

她很能和劉平生談談什麼，或者問劉平生的家鄉在哪兒？家裏有什麼人？他的母親還在麼？要不要代他給他媽媽寫封信去？她又想：他躺在這兒，他的母親現在在幹什麼呢？一陣冷風鑽進來，她趕忙給劉平生添蓋上棉大衣，自己却打了個寒顫。她也想到自己的母親，早先媽媽常常關心自己的生活，而現在却要自己去關心別人了！

她又回想起，自己出發到朝鮮來時，多餘地耽心母親會阻攔自己，事先把東西先運走，然後裝做特別不在乎的樣子去向媽媽告別。告別時，媽媽什麼話也沒有說，自然也沒有阻攔她。父親却用沙沙的聲音問道：

『你就這樣走麼，孩子？』

她唔的一聲，抬起頭來，只見父親的臉相是那樣蒼老。她立刻收斂住調皮的笑容。

『爹！誰都抗美援朝去了，我在這裏待得住麼？』

長時間的沉默。

『出門可得自個兒當心呀！』

『爹！別說了！我……』她高興得什麼似的，一頭就鑽到母親的懷裏。母親用壓抑住的哭聲說：

『聽說那兒很冷，勤着多穿點衣服！』

『不要緊！誰還不都一樣！』

『我就你這麼個女兒。』

『誰都有媽媽，死不了……』

她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太生硬了，母親在哭泣。她看了一眼父親責備的眼色——父親慣常用這眼色來責備自己的粗心大意的……現在想起來，還有點後悔呢！真的，真不該這樣對待母親的！可是當時，什麼也沒想，只盼着早點到朝鮮來，當一個中國的卓姬；但是，到朝鮮來了，又不在敵後，怎樣才能當卓姬呢？後來就想當『日日夜夜』裏的女護士，可是上級老不派自己到渡口去運傷員，那又怎麼當英雄護士呢？但是從昨天夜裏起，她不再想轟轟烈烈地當英雄了，她只希望好好工作。真的，媽媽要知道自己的女兒工作得好，一定也會高興的吧？可是她不會知道她的女兒會獨自守在一个重傷員身邊，一句話也不能說。要是在家裏，抱一隻貓來也好呀！要是在秋天，門外有些蟋蟀叫叫也好呀！……要是這個躺着的人，從此以後不再說話，不再活了……

她驚跳起來，急忙摸着手電，扭亮了。看見劉平生仍安睡着。她把手電放在枕頭邊，把光射向後牆，這樣在光圈外面，可以看到劉平生的臉孔。

她發現枕頭邊有一個紅色的日記本，半張硬紙片露在本子外面。她隨手撿來一看，

是一張照片，照片上站着個虎頭虎腦的小伙子，旁邊放着一隻行軍鍋，一把斧頭……啊，照相爲什麼還照上鍋和斧頭呢？真有意思！這炊事班長怪極了。她想起她所熟識的炊事員，他們成天涮鍋洗碗，比人起得早，睡得晚。行起軍來，揹了鍋，或挑了油桶，刀碗匙盆。歇下來就是一袋煙，嘮嘮叨叨地說點什麼。都是瑣瑣碎碎的。噫，這個炊事班長怎麼會身中七顆子彈呢？

她把照片塞到本子裏，本子裏別着兩顆一大一小的鋼針，還繞着一根線。裏面夾着好多褪了色的花瓣，還透出一股花香呢！那些花瓣把歪歪扭扭的字染淡了，模糊了。這寫的是些什麼？——呵，不用酵蒸糰的新方法，還寫着句順口溜呢：『白麵糰，不用酵，蒸起來，真是好，又鬆又軟，營養又保牢。』真是三句不離本行，真笑死人了……她好奇地翻到前面去，那是日記呢！她看到了斧子的事了！她不再笑了，却十分嚴肅地把半節蠟燭點上，有興趣地就着燭光，一口氣讀下去。

她讀完日記，闔上本子，放在枕頭邊，兩手捧着自己的臉，凝神看着劉平生——這個躺在被子裏的薄薄的身子，短小得像孩子一樣的人，看起來是那樣平凡，但她却看到了他健壯地站在那兒，爲了飯食和彈藥送不上去而着急的樣子；在天色朦朧的早晨，揹着飯糰勇敢地通過三道封鎖線送到前沿的愉快的樣子；她也看到他把彈藥送到前沿，因

班上傷亡過多，主動地留在班上，和同志們一起打退了敵人的五次衝鋒的情形……仗打完了，他同戰士們一起清掃戰場，他撿了敵人的武器，更高興的是撿到敵人的小斧頭，他沒有忘記自己的炊事班呵。最後一次，他在敵機掃射山頭被燃燒的時候，像梭子一樣穿行在彈雨下，揩下了六個傷員，而自己也負了重傷……

這個躺着的人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戰鬥時是個真正的戰士，做飯時又是個真正的炊事員。看起來做的事是那樣瑣碎、平凡，但正如他自己在日記上寫的：『只要對大家有好處，就是最細小的工作，我都要幹好它！』是的，只要對大家有好處，哪怕是看來最瑣碎最不值幹的事，也該想盡辦法把它做好……

王耀梅突然覺得自己長高了，渾身上下都是勁兒，她想到指導員一再號召，要全心全意爲傷病員服務；過去，她並不知道怎樣做才是全心全意，現在她明白了，面前的人就是自己的榜樣。

現在是朝鮮時間四點鐘了，熬夜的人，到這時候是最困乏的。傷病員到這時候，也最容易起變化。王耀梅沒有忘記護士長的囑咐，便更加警惕起來。

忽然，傷員猛烈的咳嗽和氣喘起來，痰像沸滾的開水，在他喉頭翻騰。上半夜也有過這情形，王耀梅用吸痰器替他吸了痰，吃了藥就睡了。現在，她像前兩次那樣，不慌

不忙地使用着吸痰器。使用了一忽兒，吸痰器皮管的裂縫大了，直到完全不能使用。劉平生的臉，却因急劇的咳嗽，漲得發紫。王耀梅開始有點慌亂，却又竭力鎮靜自己，輕輕地說：『同志！不要緊，你等等！你等等！』

她馬上衝向門口，急急地把門帘掀開。一陣冷風直逼進來。門外，黑得什麼也看不見。她馬上記起了司藥的話，又縮住了腳。在病人發急劇變化的時候，護士怎麼能離開呢？

她着急得幾乎要哭了。

她想起了母親——媽媽！你要在這兒，我就不會這樣慌了！媽媽，怎樣才能減少他的痛苦呢？……她求乞似的瞪視着暗淡下去的光亮，她似乎覺得是自己病在床上，看見媽媽慈和的眼睛，看到媽媽溫暖着濕涼的手，來撫摸自己額頭……她突然像考滿一百分那樣高興，週身發熱，眼睛發亮，臉頰紅得像朵玫瑰。她急急地跑到放藥具的小凳子前，拿起灰錳氧水漱了口，又急急地坐在劉平生床前——他的臉蒼白得像張紙，氣回不過來了！——她輕輕地俯下頭去……

護士長連天忙着，有兩天兩宿沒好好睡了。這一天忙完，迷迷糊糊地睡過去，却又